

尚書精義

二



尙書精義卷七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張氏曰載事也采亦事也載之爲事見於已成而行之采之爲事見於未成而有爲載采采者言其所行之事嘗事某事此可見之行也以此而知人則人之情僞是非無以逃吾洞鑑之中矣

無垢曰夫自寬至彊皆天與之性也自栗至義皆學問之力也任性而行必至大過以學問輔之則成有用之德矣夫五穀之性可以濟飢而養氣此天與之性也使任其自生自成則稂莠害之螟蟥殘之水旱乾溢之則穀實不成與凡草等耳惟耕耘以時除害惟謹水則泄之必不使之沮洳旱則滋之必不使之确瘠糞其土膏使脈理潤深其耔種使本根長然後實穎實栗實堅實好千倉萬箱以享上帝以祭祖先以燕賓客以給老幼同受終歲之飽焉德亦猶是也一委之天而不以學問輔成之終爲不才之人無可法則之上矣直可惜也此所以寬必養之以栗至於彊必養之以義然後可爲全材也以學問輔之則所謂允迪厥德也又曰寬如劉寬柔如馮道愿如胡廣亂如朱博擾如王世充直如汲黯簡如李廣剛如郅都彊如董宣皆委之於天而不濟以學問以聖人之論格之皆不得謂之無罪寬而栗若郭子儀者柔而立若陳子昂者愿而恭若段秀實者亂而敬若龔遂者擾而毅若諸葛亮者直

而溫。若李泌者。簡而廉。若馬援者。剛而塞。若顏真卿者。彊而義。若李固者。皆以學問輔之。故皆有可觀。使爲天下得此數公者。在朝廷。其尙憂不治者乎。

范氏曰。寬而栗。性寬厚而能莊栗。寬者失于太緩。故能莊嚴。祇栗。乃爲德。柔而立。性寬和而能有立。柔者失於懦弱。遇事未必能執守。有立乃爲德。愿而恭。愿者謹也。性謹愿者。夫于遲鈍。必能恭恪。乃爲德。亂而敬。亂治也。能治亂事。謂之亂。能治事者。或恃才輕物。心不莊敬。治而能敬。乃謂德。擾而毅。擾順也。果決爲毅。性和順者。夫於無斷。故擾而能毅。乃爲德。直而溫。正直者。失于剛訐。故直而能溫。和乃爲德。簡而廉。簡大者。廉謂有廉隅。如物之有棱。曰廉。性簡大者。失于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簡而能廉。乃爲德。剛而塞。塞實也。剛者能斷。失于空疏。內心充實。不爲虛剛。乃爲德。彊而義。彊者無所屈撓。彊而無義。必有害。彊直之人。動必合義。乃爲德。此九者。謂之九德。彰厥有常。吉哉。彰。明也。吉。善也。人君用九德。必彰顯有常之人而用之。然後爲善。若寬者常能祇栗。柔者常能自立。久而不變。謂之有常。用有常之人。則吉。用無常之人。則凶。故曰吉哉。

黎氏曰。一言盡天地之道。中之謂也。九德中之本也。皋陶之言。深于本也。夫寬舒者。戒在驚緩。故抗之以莊栗。慤愿者。戒在愚野。故文之以恭肅。柔懦擾順。則爲縱匿。爲不斷。故厲之以成立。而繩之以嚴毅。直而不溫。慈其失也。激訐。亂而不遜。謹其失也。矜夸。簡而無廉隅。其失也。倨世。剛而不充塞。其失也。悞違。彊而不由義。其失也。抗暴。九德咸備。而無有一失於其間。則是聖人也。夫天下之先務。不過所謂知

人安民也。能知人則能安民矣。然而天下之人。賢與不肖在心。而衣冠言貌皆人也。吾何以識其賢而用之歟。亦在行有九德耳。人之有是九德也。猶身之有耳目手足也。一不具不足爲完人。然皆出諸內而非自外入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無垢曰。夫一家庭得三德之人。以相佐助。其詣內外。接上下。必剛柔得所。緩急合宜。至于有難處之事。必能曲折周旋以應之。有倉卒之變。必能隨宜合理以待之。蓋三德之人。情性器度。中和詳諦。其理當如此也。然非吾日宣之。夙夜浚明之。其德用亦何所自而見乎。又曰。以禮則嚴而不慢。以事則祇而不懈。以心則敬而不忽。亮采者。謂信而委以事也。如此。則六德之人。皆得展盡底蘊。而一國之事舉矣。夫有邦諸侯。民人社稷所繫。朝聘燕享所出。天子有命。鄰國有事。大則風俗之原。小則獄訟之委。其間事變非常。幾微百出。儻非得中和之士。以相佐助。則緩急先後之施。節文秩序之稱。應機而欲中。遇變而每安者。其誰任之哉。惟中和之人。沈密而不浮。從容而不迫。變愈出而應愈奇。事愈多而巧愈見。一國之事。盡處於談笑之間。諸侯可不嚴而祇敬之與。可不信任而委以事乎。

曾氏曰。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以一己之才。爲天下用。則爲天下用而不足。蓋爲天子者。奄有天下之廣。必能盡用天下之才。兼收並蓄。罔有或遺。然後能成天下之治。故必用是九德之人。自寬而栗。至彊而義者。無所不容。無所不受。蓋所謂邱陵積土。以爲之高。江海積水。而爲之大。大

人合併以爲公也。惟其以是天下之才。選爲天下之用。則雖天下之大。不足以爲患也。至於諸侯。則以其地不若天子之廣。其民不若天子之衆。故於九德之中。能用其六。則足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矣。卽大夫之於諸侯。又其小者。故九德能用其三。則可以保其宗廟。此言所處之勢有廣狹。則所用之人亦有多寡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無垢曰。翕受之者。兼收而並蓄之者也。敷施者。各隨其德。以待其變也。如此。則九德之人。各盡其材。以効職事。故在官者。皆俊乂之士。而無猥瑣闕茸之人。爲百僚者。有相師之風。而無崛強好勝之態。爲百工者。因時建事。而無怠惰苟且之心。如此。則剛柔適中。緩急有序。其無事也。則朝廷之上。有肅穆之風。其有事也。則論思之際。有從容之妙。事中其機會。逢其適。春之治不行於秋。兌之治不興於坎。如呂氏月令之說者。則又撫于五辰。而庶績其凝矣。

胡氏曰。所謂撫于五辰者。五行之辰也。水、火、金、木、土。在地則爲物。在天則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者。皆足以成其材而爲用矣。是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陜隲。所以撫土辰也。秋爲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以春秋出納火。則金之事可知矣。然水與土。金與火之事。多合焉。則以相待而成功。相資以爲用故也。所爲撫者。如撫萬物之撫。有愛心焉。五行之材。愛之則繁廡。虐之則彫殘。非特五行也。凡撫皆然。若鄭國火。則火不撫矣。鑄

非其人則金不撫矣。鯀陞洪水則水不撫矣。斧斤不以其時則木不撫矣。然則何以言辰也。自甲至癸謂之日。自子至亥謂之辰。日陽也。辰陰也。堯典言敬授則君道也。故言時時者日運而成之也。此篇言九德則臣事也。故撫言辰辰者五行運而成之也。

薛氏曰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士膠於言而責其實故多疑多疑故多說天子用九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爾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寧得謂之僭天子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矣。

呂氏曰翕受敷施人見君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以一己之才爲才而合天下之才爲才收而受之於一己而又散之於天下惟九德成事然後可謂俊乂在官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無垢曰天下之事無一事不出於天者有是事必有是官官所以代天治事也。一官曠則一事闕。一事闕則天事有不舉者。人君代天君天下不舉可乎。夫天事之舉以官得其人官得其人以人君之允迪厥德允迪厥德以戒懼於隱微此皋陶所以言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幾者動之微也。戒懼正當在此於微稍怠則爲逸於微稍怠則爲欲。逸欲之微兆於方寸潛行於天下是教天下以逸欲矣。天下逸欲其可望九德之人乎。如此則治天下事者無其人治天下事無其人則大亂矣。皋陶言此所以深言爲人君者不可以不允迪厥德以感移天下也。

溫公曰。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湮木石。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焚山森。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歷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主者。當絕惡於未形。杜亂於未成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

陳氏曰。一日之間。幾微之事。其積有萬。一或不謹。一或不懼。其失可勝旣邪。兢兢謹也。業業懼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史氏曰。因天理以爲之教化。則代之者。不可異其心。順天道以爲之賞罰。則行之者。不可怠其志。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無垢曰。欲知天之所以在。卽民可見也。故天之聰明。卽民之聰明也。天之明畏。卽民之明畏也。如是。民之聞見。天之聰明也。民之喜怒。天之明威也。豈可欺哉。同寅協恭和衷。則知典禮之合於天。政事懋哉懋哉。則知賞刑之合於天。其應如此。豈可欺哉。夫合天下之聞見。以爲聰明。合天下之喜怒。以爲明威。則天之爲天。亦可見矣。儻有一毫私意。橫乎其心者。皆非天也。又曰。夫合天下之聞見。以爲喜怒。合天

下之喜怒。以爲刑賞。其聰明明威如此。可不敬哉。賤而庶民。貴爲天子。一以此待之耳。蓋位有上下。理無上下。理之所在。雖匹夫可以動天。理之所黜。雖天子謂之一夫。則以天道無私。合天下之聞見。以爲喜怒。合天下之喜怒。以爲刑賞。不以貴賤高下其心故也。然則有土之君。獨何所恃乎。所恃者敬而已矣。

張氏曰。高其目。下其耳。天之聰明也。其所以聰明者。因民之聰明而已。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天之明畏也。其所以明威者。因民之明威而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其聰明因民可知矣。民之所就。天之所予。民之所去。天之所奪。則其明畏自民可知矣。於天言明畏。於民言明威者。蓋天不嫌於無威。於天言畏。則威可知矣。於民言威。則畏不足道也。然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命之理。與天爲一。則其好惡取舍。未嘗與天違也。聖人知其如此。故自民聰明。以敍有典。秩有禮。則典禮不違民性。自民明威。以命有德。討有罪。則賞罰不悖民心。聖人之因民。乃所以因天者也。然而天之明畏。豈擇貴賤而加之。故曰。達于上下。如是。則有土之君。可不欽哉。故曰。敬哉有土。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無垢曰。孔子云。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不厭不倦。卽贊襄之意也。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言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不已者天也。文王也。孔子之不厭不倦。皋陶之贊襄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思日贊贊襄哉。則允迪厥德。不

已而德日新矣。又不已。則日日新矣。又不已。則又日新矣。

東坡曰。贊進也。襄上也。皋陶之意曰。吾不知其他。思日夜進進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益稷。

無垢曰。益稷未嘗有一言。而乃以名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也。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爲之佐也。同心贊協。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爭。名不必擅。儻吾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自不廢于唐虞之時。得列名於禹皋陶之後。則忌嫉之心。強懷之意。庶幾其少廖乎。益助禹以刊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兩人與同其勞苦。共成其大功。二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于皋陶之後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無垢曰。舜使禹亦昌言。禹見舜好善不已之心。歎曰。美哉。此好善之心。然皋陶昌言至此極矣。予復何言哉。予思日孜孜。行其平生所學所得者。在克艱之言爾。余讀至此。乃知聖賢之心。如此其一也。又曰。禹之功。卽舜之功。舜不於禹之外。別自求功。皋陶之謨。卽舜之謨。舜不於皋陶之外。別自陳謨。至于禹之心。卽皋陶之心。所以不見謨。在皋陶而若在己也。皋陶之心。卽禹之心。所以不見功。在大禹而若在己也。

包氏曰。君臣都俞相敕戒胥賡歌。其功遠。其言粹。故錄而爲謨。大禹謨。皋陶謨。是也。益稷。則不能言謨。

然稷爲后稷。益作虞。奏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其功鉅者也。德焉而謨。功焉而否。不亦昭昭然乎。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張氏曰。昏言其性之失也。墊言其身之溺也。民之昏墊如此。聖人其可以坐視斯民之罹害而不爲之憂乎。此禹之所以思日孜孜。至於三過其門而不入。蓋以天下之溺。猶己之溺故也。

呂氏曰。予乘四載。卽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櫟。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益。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鳥獸之食。當水土未平之時。田澤蔽塞。全未播種。故但奏鮮食。及水漸平。民之播種尙艱。故曰艱食。所謂穀粟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食鳥獸之食相兼。當洪水未平。天下道路割絕不通。故天下之物。有處充積。無處全無。天生萬物。欲以養天下。不可不均。化居。變其居積。謂如此處出茶。茶必。有餘積。故化之於出鹽之地。使鹽處有茶。茶處有鹽。物物如此。自然均足。於是烝民乃得全用粒食。天下皆得其治。而非禹之奢辭也。禹在虞朝。所謂不矜不伐。不自滿假之人也。成功之後。宜其所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至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禹亦聖人。豈不知此。今乃歷舉其功。似若矜伐者。蓋治定功成。禹恐虞朝之臣。見其已成。而不知其經營艱難若是。故自言之以常存敬懼之心。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俟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無垢曰。夫居天子之位。豈易事哉。天命難讎。斯民難保。治中有亂。安中有危。可不謹哉。謹之道如何。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謹之道也。止謂心所安處。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心則安矣。雖居無人之處。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其敢忽乎。然而禍有起於微眇。變有生於倉卒。古人所以詠履霜之不早。戒言蔓草之難圖。則於安其止之中。又當觀幾微於將然也。審證參詳。果安而無危。果吉而無凶。果治而無亂。則循其禮而行之。因其勢而成之。此所以又言惟康也。然而自以爲是。未必天下皆以爲是。自以爲正。未必天下皆以爲正。私意妄見。其害人多矣。此所以有望於正救之臣。而欲其弼直也。惟正救之臣直。則天子曰。然。弼臣曰。不然。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然者。天子曰。可。弼臣曰。不可。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可者。如此。則以心而無愧。以變而無忽。以事則無謬。以天下之聞見。盡白於上。則無不快于心者。故一動則合人心。而大應以待吾志矣。人心既同。則顯然上合天心。而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矣。

張氏曰。在位者。人君所與共治之人也。與君子則治。與小人則亂。一或不謹其所與。則敗亂隨至。此禹之戒舜。所以使之謹。乃在位欲其無輕於得人故也。又曰。夫爲人君者。止於仁。爲人臣者。止於忠。爲人父者。止於慈。爲人子者。止於孝。禹之戒舜。使之安汝止。蓋以舜之爲君。當止於仁故也。仁者靜則能止。安其所止。則安仁而已。夫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則爲人君者。其可不知所止哉。惟幾則使之知其幾。惟康則使之安其身也。幾者動之微。惟幾則其智足以有察。康者安之至。惟康

則其動不妄。安汝止惟幾。惟康則其在我者盡矣。然其在我者未能無失。故其弼直者欲其所弼己者直也。其弼直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爲之君者。可以立於無過之地矣。如是則一人有事于四方而四方莫不應。後志不應者聽唱而和之謂也。後志者先意而從之之謂也。惟動不應後志則人與之矣。人與之則天與之。天與之則天之所眷命。故繼之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上帝者昊天上帝也。天者凡在天之百神也。昭受上帝則天與之矣。天其申命用休則在天之百神又從而重命之以休福也。陳氏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知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靜。能靜然後能安。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既知其止則反覆倒置無非仁與敬也。所居之位不同所臨之事不一而皆有以至善以爲止。反覆終始不忘於止然後能定能靜。至於能安至于安矣。則舉天下之事不能易其止。其慮患也甚微其應物也出於無心。慮患甚微者幾也。應物無心者康也。惟幾則嗜慾不生於心。惟康則利害不汨於中。嗜慾消而利害之甚者不能汨。則凡弼輔乎我者自然直矣。君能幾康而輔弼之臣又直是惟無動動則天下大應吾志而無有逆我者矣。此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之功用也。如此則非惟人應之天亦將申錫其命以休美之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無垢曰臣哉鄰哉。以言此事在衆臣與親近之力爾。繼之曰鄰哉。臣哉。又言此事在親近與衆臣之力爾。其言反覆勁急。此乃舜深見此理。當臣鄰交修不可少怠也。夫有衆臣效職於外。然後論思獻納之

官侍御僕從之人。得以盡其忠。此近臣須於衆臣之意也。有近臣盡忠於內。然後衆臣得以安其職。此衆臣須於近臣之意也。又曰。漢元帝。唐文宗。皆孜孜求治之君也。然元帝有一蕭望之而不能。用。乃信任石顯。文宗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乃依鄭注。李訓。一則有殺賢者之失。一則有甘露之禍。言之使人於邑。豈知有舜爲君。有禹爲臣。乃至如此之盛乎。

張氏曰。臣哉者。以分言之也。鄰哉者。以情言之也。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先王之馭其臣也。其忘分以道。其嚴分以禮。外不至於離。內不至於褻。此臣哉。鄰哉。臣哉。舜之所以告禹也。臣哉。鄰哉者。言臣當鄰我者也。鄰哉。臣哉者。乃所以爲臣也。唐虞之世。上下協心。君臣同德。都俞賡歌。無或異志者。進此道也。

尙書精義卷八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戴氏曰。甚哉。舜、禹、君臣相爲戒敕。而成無爲之治者。何其詳也。仁義以爲本。而禮樂以成之。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者。以此而已。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者。仁也。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者。義也。左右斯民。非仁不能宣力四方。非義莫行。仁義立矣。則禮以文之。故於是觀我以象作服。而汝明之也。樂以和之。故於是。以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之也。又曰。衣裳之制。十有二章之辨。先儒紛然言之。不齊。尤不可以不辨也。夫衣皆玄也。裳皆纁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在衣而會之。宗廟之彝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繡之於絺。以爲裳而已。日月星辰。以昭其明。山以昭其仁。龍以昭其變。而華蟲文明之物也。聖人明以治天下。而仁以行之。其用雖莫測也。而治教刑政。燦然具備。以此臨民。民其安之。以此事神。神其享之。故此六物見於宗彝。又見於衣也。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藻。昭明齊遯。可以烹飪者。火。米以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以爲斷也。黻則所以爲辨也。聖人藻飾治具。粉澤王猷。以養天下。在於斷而能辨。然後足以成治功。故此六物見於裳也。惟天子備十有二

章。公自袞冕而下。無日月星辰。而有山龍。蓋九章也。侯自鷩冕而下。無山龍而有華蟲。蓋七章也。伯自毳冕而下。無華蟲而有虎蜼。蓋五章也。子自希冕而下。無虎蜼而有粉米。蓋三章也。男則無冕裳。黼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此上下等殺之制。於周爲詳。

孫氏曰。自日月至華蟲。此六者皆畫於衣。故曰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自宗彝至黼黻。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繡。謂紵刺以爲繡文。以法地之陰氣之六呂也。故皋陶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

臨川問曰。宗彝所以象孝。奚象孝。奚取於虎蜼。文公曰。虎。義也。蜼。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後可以保宗廟。故取於虎蜼。

予達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譏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無垢曰。余讀至此。乃知舜之所以求於羣臣也。深矣。夫左右有民。宣力四方。觀古人之象以作服。以聲音察治忽。出納五言。此舜之欲也。然人不自保。欲在於此。而輒自違之。或怠意倦勤。或私意害公。或譏說妨正。於此四事。一皆背違。則又望於臣下之正救也。然人主勢位崇高。生殺可畏。其有願望怯懦者。雖曉然知人主背違。本欲納諫。畏其刑威。乃面從其短。退知言其不然也。徒爲後言以自解而已。可謂不忠之大者。舜察臣下之情。乃至於此。可謂明聖矣。又曰。夫臣鄰之間。翼爲明。聽不失其職。至於君自背違。則致正救之義。此乃賢人君子也。若夫翼爲明。聽一皆失職。及見背違。又不正救。此乃庶頑譏

說也。古人以心不則德義者謂之頑。而傷良者謂之讒。頑讒之人。心背正道。必以舜之欲爲未然。口生浮言。必以舜之欲有所沮。豈有翼爲明聽正救之心乎。舜之待之。亦有道矣。其道如何。侯以明之。使之知恥。而又不改。則撻以記之。使之知悔。而又不改。則書用識哉。使之知懼。其所以困厄之如此者。豈有他哉。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荊公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者。所謂以樂教也。格則承之。庸之者。旣教而成矣。則有德者承之。而承之者。使之在位也。有能者庸之。而庸之者。使之在職也。否則威之者。教之不率。而後威之以刑。先生所以成就天下之材。至於如此。可謂至矣。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無垢曰。禹聞舜威之之言。有似有苗不率。遽令徂征之意。所以有俞哉之言也。夫庶頑讒說。所以不格者。必吾有所未至也。豈可遽威之哉。聖王所以大有過人者。以知責己之道也。如有苗逆命。帝知德有所不至。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矣。蓋省己修德。積而至於七旬。吾之德日新。則彼之惡日去。感應之理也。

蕭氏曰。賢否明。則人安於分。而無有競心。是以讓也。名器不濫。而不敢慢。是以敬應。苟不於是敷溥。而

大同之則是私於親近而賢者遠故日進於無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無垢曰。舜聖人也。豈有傲乎。曰。遽征有苗。益則曰滿。遽威庶頑。豈可不謂之傲乎。此心不已。必變爲虐。慢遊是好。晝夜不息。至罔水行舟。以繼其逸欲。朋淫于家。以紊其天常。皆傲不已之積也。傲不已。則殄厥世者。乃傲之影響也。今庶頑之不格。豈有以召之者然乎。予懲創傲虐之絕世。所以娶于塗山。不敢久安。越四日而往治水。啓呱呱而弗子。過門而不入。其心所念。惟荒度土功耳。

顧氏曰。堯之爲父。而子之惡。乃至于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何也。將堯之道。不行於妻子邪。聖人之於父子。先之以恩。而後之以義。惟先恩而後義。則雖其不善。而不至於忘父子之情。夫丹朱旣已不善矣。彼堯將督責而懲創之。則足以失父之慈。而未足以致子於道。此古人所以易子而教也。故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又曰。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堯亦以其身之不幸也。是故在於不幸之中。又有甚之。此固聖人明父子之際者。雖然。蓋亦文而過之也。舜之爲聖人也至矣。而禹戒之丹朱者何也。此所以見君臣之無間也。舜聖矣。猶戒以丹朱。下而遠者。其可以默哉。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

胡氏曰。自畿甸薄海隅。其爲地幾何。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矣。由王公迨黎庶。其爲衆幾何。則率土之